

当代视域中的

思想与治

DANGDAISHIYUZHONGDE
SIXIANGZHENGZHIIJIAOYU
ZHUANYEJIAOXUECHUANGXINYANJIU

教育专业教学创新研究

主编 张剑伟 副主编 张彦修 刘鑫淼

汕头大学出版社

当代视域中的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教学创新研究**

主 编：张剑伟

副主编：张彦修

刘鑫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学创新研究 / 张剑伟主编.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1120-301-1

I. 当… II. 张… III.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高等学校—文集 IV. D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8699 号

当代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学创新研究

主 编: 张剑伟

副 主 编: 张彦修 刘鑫森

责任编辑: 段文勇

封面设计: 王 勇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印 刷: 广州东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3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 册

定 价: 25.00 元

ISBN 978-7-81120-301-1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邮购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大院 3 号楼 9A

电话 / 020-37613848 传真 / 020-37637050 邮编 / 510075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序 言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不断取得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重要保证。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强调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予以大力建设和发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教育部便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论证并尝试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1984年,最早一批由教育部审批开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12所高等院校开始招生。从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走上了系统建设和规范发展的阶段。二十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和学科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科理论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与日俱增,形成了覆盖本科、硕士、博士的学科专业体系,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为贯彻

这两个文件精神,并且因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和学科自身建设的成就和阶段,国家决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在该一级学科之下,设立五个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其中一个二级学科。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增列了许多硕士点、博士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学科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条件和平台。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建设理念,秉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的同时,积极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主题,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论领域,在学科发展和研究视域上逐渐呈现时代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的特点。相较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我们不再满足于对经典作家理论的阐释和解读,也不再停留于对时事政策的宣传和灌输上,而是直面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建设实践,以哲学审视的高度去回应时代发展的主题,凝练积极回应现实的时代精神,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主体的意志、愿望和要求;相较于以往的思想教育研究,我们也不再满足于处于自身学科内部自言自证的学科话语,也不再停留于从前画地为牢式的学科领界,而是以跨学科的视界和纵深化的理论行动,不断吸收和运用哲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领导科学等学科成果,建构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术范式;相较于以往的思想教育研究,我们不再满足于对

人的政治观念、思想状况的刚性规范和管理,也不再局限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性领地,而是以开放、灵活的学术抱负主张“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和“世界意识”的学科交流与拓展理念,建构新型的交往式、体验式、社会化、国际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基于以上认识,在当今大力建设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时代背景下,出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添砖加瓦的志业情怀,我们特地编撰了本书,并把书名确定为“当代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学研究”。书中主要集结我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组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的文章,特别是在教学教研方面的成果,旨在对我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和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予以小结。我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及学科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学科基础。湛江师范学院作为我国首批师范学校之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湛江师范学院自专科院校起就设立的专业,也是成为本科院校以来首批招收本科生的12个专业之一。经过百年师范教育氛围的浸淫,特别是近十多年的大力建设和发展,在学科设置、科研水平、师资建设及培养人才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巨大的成就。现该学科已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高校大学生法制教育与德育整合研究”三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研究方向。本书内容就是围绕这三大研究方向,以论文专题的形式予以组编。这种形式虽有省事之嫌,

但整书内容也是包含着较为清晰的思维理路,即以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作为节点,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脉络,以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为归宿;一方面,突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的“问题意识”,反映学科组成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和体认;另一方面,表明本书的开放、动态的体系,并试图通过这种形式在学界就此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他山之石的功效。当然,因为此书是众人的探索成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也定存偏颇之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有待读者们批判了!

目 录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 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再思考 / 张剑伟
- 15 论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全新特点 / 刘鑫森
- 26 试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公共性品质 / 刘鑫森
- 35 认同与拒斥
——从政治合法性看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当代重建
/ 袁 铎
- 43 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 袁 铎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 51 五大哲学原则：中国当代哲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 张剑伟
- 55 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原初意涵与现代意义 / 张彦修

当代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学创新研究

- 69 关于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 盛国荣
80 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思想 / 刘鑫森
90 试论邓小平的世界历史理论 / 袁 铎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C

- 97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权利保护问题探析 / 张西京
111 经济哲学新视点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整体性 / 张西京

当代社会思潮研究

D

- 119 评“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神话” / 唐有伯
130 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探析 / 刘明贤
137 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三大批判及其精神实质 / 袁 铎
144 阿德勒与奥修自卑情结比较及启示 / 洪 霞
153 技术控制主义：技术哲学发展的新阶段 / 盛国荣
167 工程哲学研究的两条进路 / 龙 翔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E

- 179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儒学理路 / 张西京

- 19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哲学解释学分析 / 盛国荣 刘光耀
- 203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现代反思 / 刘鑫森
- 214 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新意识 / 张飞燕
- 219 中国公民教育的思想语境与时代意义 / 刘鑫森
- 234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德育功能 / 陈敏
- 241 坚持“三个创新”，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
/ 陈明娟 陈婷
- 247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学阅读技能的培养 / 王焜

教学管理与教学方法优化研究

18

- 253 地方性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提升 / 张剑伟
- 260 用素质教育理念深化高师教育教学改革 / 黄家滨
- 270 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师研究性教学的思考 / 刘忠权
- 279 简论高师院校师范生教师专业化的培养 / 孙莉
- 287 师范教育民主化新途径的思考 / 郑文兵
- 292 论教学过程指导模式的创新 / 张西京
- 301 哲学教学的灵魂——怀疑精神 / 洪霞
- 307 “西方哲学”教学与通识教育 / 李日容
- 316 中国哲学史教学发展的思考 / 张彦修
- 324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教学的四个特性 / 王慧英
- 330 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几个问题 / 吴泗
- 336 经济学教学案例的编写
——以湛江临港工业园发展为例 / 陈兆坤
- 344 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学中“三农”问题的破解 / 侯波 李日容

- 352 关于“宏观调控”教学重点的设想
——基于经济法学的视角 / 杨三正
- 359 试论法学案例教学法 / 冯中锋
- 367 宪法学课堂教学改革探讨 / 王 栋
- 375 “逻辑与历史相结合”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教学中的运用 / 赵德芳
- 379 课堂提问的逻辑七律 / 梁义氏
- 383 从逻辑的角度谈学生审题能力的培养 / 梁义氏
- 389 普通逻辑课程的教学测评 / 杜仕宁
- 396 引导当代大学生对计算机及网络问题的哲学思考 / 龙 翔
- 405 多媒体教学在大学课堂互动中的应用 / 洪 霞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再思考

张剑伟

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那样长期以来一直被一种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持久影响。过去关于中国封建统治何以如此漫长一直争议不断，但很少有人从这种意识形态中去找寻原因，反倒是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多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汤因比教授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即便历经内忧外患而终不可以使之裂解的最为重要的原因，甚至是世界未来避免分裂的真正的智慧。

然而，在帝国主义对华战争中，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却经受了一场严峻考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场战争充满了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和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①，并预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顺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②。不过，马克思也谈到这个民族的希望，那就是它的觉醒：“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③这种“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的觉醒，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今天被人们普遍谈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不过，随着苏俄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

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由于这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运,所以不能不予以特别的注意。

一、马克思主义苏东化为何失败

苏俄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一度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不过没有多少严肃的学者会真正认同此点。结论是明摆着的:与其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还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苏俄化或东欧化的某种失败,只是马克思主义在苏俄或东欧的失败。关于如何在苏俄马克思主义化,列宁与第二国际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过争论,既与伯恩斯坦代表的“右派”争论过,也与考茨基代表的“中派”争论过,甚至同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代表的“左派”争论过。最为有趣的是,当列宁在俄国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时,几乎没有一个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相反,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尽管他们之间分歧甚重,但在这一点上却几乎一致),这是违反、甚至是严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这里实际涉及了两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化。一种涉及到俄国的原本的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化;一种则涉及到俄国的已经非原本的、非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化。我们不能说前者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化(事实上,人们一般都不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只是在相反的、反对的意义上谈论它),而后者,正是现在一般人们津津乐道的。这种理解有一个一般的模式,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

但是,只要我们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的理解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就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中反复强调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具体实践。而根据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且只有唯一一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就像物理学作为物理学是一种唯一科学的物理学一样。而所谓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就像物理学的俄国化一样,只是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俄国,只是将物理学应用于俄国。也就是说,这种马克思主义化,只是马克

思主义实践化,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俄国的具体实践。只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眼下谈论最多的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问题,究其实质,正是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模式,正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实践化的模式。

相比之下,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则根本不同,即根本不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俄国化模式,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俄国理论化。如此,则不能不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形态,如前面所言,当列宁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只能在四个发达国家率先共同实现的思想发展为社会主义可能在落后国家率先实现且可能单独一国率先实现时,这已经不是或不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实践化,而是改变了原有的理论形态,成为原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这种理论形态的改变,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同苏联东欧本民族意识形态的结合。任何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那样一个民族,必有其使之成为自身的强大的意识形态传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在1922年亲自领导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大辩论,对波格丹诺夫等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追求纯无产阶级文化”的思想进行了尖锐批判^④。

由此可见,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苏东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种马克思主义苏东化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化。这种马克思主义苏俄化,恰恰表明了这还只是外化,还不是内化,不是真正的化。因为在这种框架下,马克思主义的苏俄化、东欧化,仍然是两张皮,苏东是苏东,而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即这种化只是马克思主义在苏东,还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苏俄化或东欧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这不能不给我们沉痛的警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不能只是这种本土化的方式、或实践化模式,马克思主义不能只是靠强权外在地存在,它必须要内在化在民族的血液、精神和灵魂中,成为真正本土的意识形态。否则,要么马上失败,要么只能靠强权寿终正寝。

但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是意识形态,它只能活在意识形态中并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活着,任何一种让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活着并用强权维系的活着的做法,只能最终导致失败。在这点上葛兰西确有独到之处,虽然他的问题域在西方国家,但对东方各民族也仍然有重大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应该汲取他的政治智慧(尽管他并不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任务是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各民族的意识形态,因此,文化领导权甚至比政治领导权更为重要^[9]。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

现在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存在上述理解上的偏差。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引用毛泽东的一个经典说法:“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10]。

于是,在中国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化的理解。关于这种理解的不妥,我们前面已做了详述。现在我们要说的只是,这决非毛泽东本人的意愿,相反,正是在那段引言中,毛泽东谈到:“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1]同样在那段引言中,毛泽东将此进一步具体化:“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2]

在这段引言中,毛泽东将他的意思表达得再清楚不过:(1)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西化”。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极为广泛的所指,甚至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中国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化,即不是全盘西化”,而是有选择有放弃的化,这个有选择有放弃是指:选择精华(至于何谓精华,完全视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定),放弃糟粕(至于何谓糟粕,也完全视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定)。(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一定是中国自己的消化物。在这个意义上,化即为消化,也就是变成中国民族的文化,只不过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关于此者,毛泽东还有更具体说明:“‘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4]由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可以这样化吗?这就涉及到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一个说明。

对马克思来说,问题也是十分清楚的。所谓的意识形态及其诸形式,并不具有唯心主义思想家所推崇的那种显赫地位,相反,任何意识形态及诸形式,全部意义只在以各自的形式反映现实事物。从这个意义说,不管思想家如何宣扬自己的思想的超越性和独立性,但对马克思来说,它们终究不过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存在的反映。英国哲学家罗素十分认同这个观点,并承认这影响了他的《西方哲学史》的写作。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就不单单是马克思主义那么简单,它应该被理解成资本主义相对成熟时期或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产物(如历史发展到英国阶段的大工业的产物,而马克思后来一直居住在英国)。所以恩格斯承认,就是没有他们,别人也照样会创立马克思主义,他甚至提到了工人狄慈根在不知道马克思甚至不知道黑格尔的情况下,也有了这方面的发现。总之,马

克思主义也罢,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也罢,只能植根于最先进的经济发展基础上,且本身必然是先进的意识形态。所以恩格斯才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同情”^四。

比照中国的情况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全部意识形态完全是植根于封建社会的土壤上,这怎么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呢?事实上,斯大林就是这样看待中国问题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有过明确的怀疑:山沟里怎么可能会出现马克思主义?这也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贯主张。但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一些西方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列宁坚持主张,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摧毁旧的政治制度——资本家的政治堡垒,谁也不能从资本主义走到社会主义。然而,毛泽东有时则暗示,中国可以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从‘新民主主义’一直走到‘社会主义’,这一论点与斯大林-铁托的决裂以前东欧方面所主张的论点并无不同。”^四

毛泽东的依据是什么?这样做是否合理?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理解毛泽东在此问题上与马克思等人的异同性。很显然,在这一问题上,他们所依据的尺度根本不同。在这方面,马克思等人强调的是经济形态对意识形态的决定性,而毛泽东则根本不同,他所依据的正是意识形态特有的相对独立性。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毛泽东,他们都是对的。对马克思来说,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只能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产生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时才会产生。而对毛泽东来说,尽管中国广大乡村不具备产生这种阶级意识的基础,但是,毕竟在这之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在别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因此,对中国来说,它已经不是一个产生的问题,而是已经产生,问题只在于如何在中国扎根。说到这一点,不能不提到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些信件。那些信件,一般被认为主要是讲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正是在这